

元史卷一

明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兼脩國史宋濂等修

本紀第一

太祖

太祖法天啓運聖武皇帝諱鐵木真姓奇渥溫氏蒙古部人其十世祖孛端義兒母曰阿蘭果火嫁脫奔咩哩健生二子長曰博寒葛答黑次曰博合覩撒里直既而夫亡阿蘭寡居夜寢帳中夢白光自天窓中入化爲金色神人來趨臥榻阿蘭驚覺遂有娠產一子卽孛端義兒也孛端義兒狀貌奇異沉默寡言家人謂之癡獨阿

蘭語人曰此兒非癡後世子孫必有大貴者阿蘭沒諸兄分家貲不及之李端父兒曰貧賤富貴命也貲財何足道獨乘青白馬至八里屯阿懶之地居焉食飲無所得適有蒼鷹搏野獸而食李端父兒以繙設機取之鷹卽馴狎乃臂鷹獵兔禽以爲餚或闕卽繼似有天相之居數月有民數十家自紓急里忽魯之野逐水草來遷李端父兒結茅與之居出入相資自此生理稍足一日仲兄忽思之曰李端父兒獨出而無齋近者得無凍餒乎卽自來訪邀與俱歸李端父兒中路謂其兄曰紓急里忽魯之民無所屬附若臨之以兵可服也兄以爲然

至家卽選壯士令李端父兒帥之前行果盡降之李端
父兒歿子入林昔黑刺禿合必畜嗣生子曰咩撚篤敦
咩撚篤敦妻曰莫挾倫生七子而寡莫挾倫性剛急時
押刺伊而部有羣小兒掘田間草根以爲食莫挾倫乘
車出適見之怒曰此田乃我子馳馬之所羣兒輒敢壞
之邪驅車徑出輒傷諸兒有至死者押刺伊而忿怨盡
驅莫挾倫馬羣以去莫挾倫諸子聞之不及被甲往追
之莫挾倫私憂曰吾兒不甲以往恐不能勝敵令子婦
載甲赴之已無及矣旣而果爲所敗六子皆死押刺伊
而乘勝殺莫挾倫滅其家唯一長孫海都尚幼乳母匿

諸積木中得免先是莫犁倫第七子納真於八刺忽民
家爲贊婿故不及難聞其家被禍來視之見病嫗十數
與海都尚在其計無所出幸驅馬時兄之黃馬三次掣
套竿逸歸納真至是得乘之乃僞爲牧馬者詣押刺伊
而路逢父子二騎先後行臂鷹而獵納真識其鷹曰此
吾兄所擎者也趨前給其少者曰有赤馬引羣馬而東
汝見之乎曰否少者乃問曰爾所經過有鳬鴈乎曰有
曰汝可爲吾前導乎曰可遂同行轉一河隈度後騎相
去稍遠刺殺之紮馬與鷹趨迎後騎給之如初後騎問
曰前射鳩鴈者吾子也何爲久臥不起耶納真以鼻劙

對騎者方怒納真乘隙刺殺之復前行至一山下有馬
數百牧者唯童子數人方擊髀石爲戲納真熟視之亦
兄家物也給問童子亦如之於是登山四顧悄無來人
盡殺童子驅馬臂鷹而還取海都并病嫗歸八刺忽之
地止焉海都稍長納真率八刺忽怯谷諸民共立爲君
海都既立以兵攻押刺伊而臣屬之形勢寢大列營帳
於八刺合黑河上跨河爲梁以便往來由是四傍部族
歸之者漸衆海都歿子拜姓忽兒嗣拜姓忽兒歿子敦
必乃嗣敦必乃歿子葛不律寒嗣葛不律寒歿子八哩
丹嗣八哩丹歿子也速該嗣并吞諸部落勢愈盛大也

速該崩至元三年十月追諡烈祖神元皇帝初烈祖征
塔塔兒部獲其部長鐵木真宣懿太后月倫適生帝手
握凝血如赤石烈祖異之因以所獲鐵木真名之志武
功也族人泰赤烏部舊與烈祖相善後因塔兒不台用
事遂生嫌隙絕不與通及烈祖崩帝方幼冲部衆多歸
泰赤烏近侍有脫端火兒真者亦將叛帝自泣留之脫
端曰深池已乾矣堅石已碎矣留復何爲竟帥衆馳去
宣懿太后怒其弱已也麾旗將兵躬自追叛者驅其太
半而還時帝麾下搠只別居薩里河札木合部人禿台
察兒居玉律哥泉時欲相侵凌掠薩里河牧馬以去搠

只麾左右匿羣馬中射殺之札木合以爲怨遂與泰赤
烏諸部合謀以衆三萬來戰帝時駐軍答蘭版朱思之
野聞變大集諸部兵分十有三翼以俟已而札木合至
帝與大戰破走之當是時諸部之中唯泰赤烏地廣民
衆號爲最强其族照烈部與帝所居相近帝常出獵偶
與照烈獵騎相屬帝謂之曰今夕可同宿乎照烈曰同
宿固所願但從者四百因糗糧不具已遣半還矣今將
奈何帝固邀與宿凡其留者悉飲食之明日再合圍帝
使左右驅獸向照烈照烈得多獲以歸其衆感之私相
語曰泰赤烏與我雖兄弟常攘我車馬奪我飲食無人

君之度有人君之度者其惟鐵木真太子乎照烈之長
玉律時爲泰赤烏所虐不能堪遂與塔海答魯領所部
來歸將殺泰赤烏以自效帝曰我方熟寐幸汝覺我自
今車轍人跡之塗當盡奪以與汝矣已而二人不能踐
其言復叛去塔海答魯至中路爲泰赤烏部人所殺照
烈部遂亡時帝功德日盛泰赤烏諸部多苦其主非法
見帝寬仁時賜人以裘馬心悅之若赤老溫若哲別若
失力哥也不干諸人若朮郎吉若札刺兒若忙兀諸部
皆慕義來降帝會諸族薛徹大丑及薛徹別吉等各以
旄車載漁酪宴于斡難河上帝與諸族及薛徹別吉之

母忽兒真之前共置馬漣一革囊薛徹別吉次母野別
該之前獨寘一革囊忽兒真怒曰今不尊我而貴野別
該乎疑帝之主餚者失丘兒所爲遂笞之於是頗有隙
時皇弟別里古台掌帝乞列思事乞列思華言禁外繫馬所也播里

掌薛徹別吉乞列思事播里從者因盜去馬勒別里古
台執之播里怒斫別里古台傷其背左右欲鬪別里古
台止之曰汝等欲卽復讐乎我傷幸未甚姑待之不聽
各持馬乳橦疾鬪奪忽兒真火里真二哈敦以歸薛徹
別吉遣使請和因令二哈敦還會塔塔兒部長蔑兀真
笑里徒背金約金主遣丞相完顏襄帥兵逐之北走帝

聞之發近兵自幹難河迎繫仍諭薛徹別吉帥部人來助候六日不至帝自與戰殺蔑兀真笑里徒盡虜其輜重帝之麾下有爲乃蠻部人所掠者帝欲討之復遣六十人徵兵於薛徹別吉薛徹別吉以舊怨之故殺其十人去五十人衣而歸之帝怒曰薛徹別吉曩笞我失丘兒研傷我別里古台今又敢乘敵勢以陵我耶因帥兵踰沙磧攻之殺虜其部衆唯薛徹大丑僅以妻孥免越數月帝復伐薛徹大丑追至帖烈徒之隘滅之克烈部札阿紺孛來歸札阿紺孛者部長汪罕之弟也汪罕名脫里受金封爵爲王番言音重故稱王爲汪罕初汪罕

之父忽兒札胡思盃祿旣卒汪罕嗣位多殺戮昆弟其
叔父菊兒帥兵與汪罕戰逼於哈刺溫隘敗之僅以百
餘騎脫走奔于烈祖烈祖親將兵逐菊兒走西夏復奪
部衆歸汪罕汪罕德之遂相與盟稱爲按答按答華言
交物之友

也烈祖崩汪罕之弟也力可哈刺怨汪罕多殺之故復
叛歸乃蠻部乃蠻部長亦難赤爲發兵伐汪罕盡奪其
部衆與之汪罕走河西回鶻回回三國奔契丹旣而復
叛歸中道糧絕捋羊乳爲飲刺橐駘血爲食困乏之甚
帝以其與烈祖交好遣近侍往招之帝親迎撫勞安置
軍中振給之遂會于土兀刺河上尊汪罕爲父未幾帝

伐蔑里乞部與其部長脫脫戰于莫那察山遂掠其貲財田禾以遺汪罕汪罕因此部衆稍集居亡何汪罕自以其勢足以有爲不告於帝獨率兵復攻蔑里乞部部人敗走脫脫奔入兒忽真之隘汪罕大掠而還於帝一無所遺帝不以屑意會乃蠻部長不魯欲罕不服帝復與汪罕征之至黑辛八石之野遇其前鋒也的脫孛魯者領百騎來戰見軍勢漸逼走據高山其馬鞍轉墜擒之曾未幾何帝復與乃蠻驍將曲薛吾撒八刺二人遇會日暮各還營壘約明日戰是夜汪罕多燃火營中示人不疑潛移部衆於別所及旦帝始知之因頗疑其有

異志退師薩里河既而汪罕亦還至土兀刺河汪罕子
亦刺合及札阿紺率來會曲薛吾等察知之乘其不備
襲虜其部衆于道亦刺合奔告汪罕汪罕命亦刺合與
卜魯忽解共追之且遣使來曰乃蠻不道掠我人民太
子有四良將能假我以雪耻乎帝頓釋前憾遂遣博爾
术木華黎博羅渾赤老溫四人帥師以往師未至亦刺
合已追及曲薛吾與之戰大敗卜魯忽解成擒流矢中
亦刺合馬胯幾爲所獲須臾四將至擊乃蠻走盡奪所
掠歸汪罕已而與皇帝哈撒兒再伐乃蠻拒鬪於忽闌
蓋側山大敗之盡殺其諸將族衆積屍以爲京觀乃蠻

之勢遂弱時泰赤烏猶強帝會汪罕於薩里河與泰赤
烏部長沉忽等大戰斡難河上敗走之斬獲無算哈答
斤部散只兀部朮魯班部塔塔兒部弘吉利刺部聞乃蠻
泰赤烏敗皆畏威不自安會於阿雷泉斬白馬爲誓欲
襲帝及汪罕弘吉利刺部長迭夷恐事不成潛遣人告變
帝與汪罕自虎圖澤逆戰於盃亦烈川又大敗之汪罕
遂分兵自由綠憐河而行札阿紺孛謀於按敦阿述燕
火脫兒等曰我兄性行不常旣屠絕我昆弟我輩又豈
得獨全乎按敦阿述泄其言汪罕令執燕火脫兒等至
帳下解其縛且謂燕火脫兒曰吾輩由西夏而來道路

饑因其相誓之語遽忘之乎因睡其面坐上之人皆起而唾之汪罕又屢責札阿紺孛至於不能堪札阿紺孛與燕火脫兒等俱奔乃蠻帝駐軍於徹徹兒山起兵伐塔塔兒部部長阿刺兀都兒等來逆戰大敗之時弘吉刺部欲來附哈撒兒不知其意往掠之於是弘吉刺歸札木合部與朵魯班亦乞刺思哈答斤火魯刺思塔塔兒散只兀諸部會于健河共立札木合爲局兒罕盟于禿律別兒河岸爲誓曰凡我同盟有洩此謀者如岸之摧如林之伐誓畢共舉足踢岸揮刀斫林驅士卒來侵塔海哈時在衆中與帝麾下抄吾兒連姻抄吾兒偶往

視之具知其謀卽還至帝所悉以其謀告之帝卽起兵逆戰於海刺兒帖尼火魯罕之地破之札木合脫走弘吉刺部來降歲壬戌帝發兵於兀魯回失連真河伐按赤塔塔兒察罕塔塔兒二部先誓師曰苟破敵逐北見棄遺物慎無獲俟軍事畢散之旣而果勝族人按彈火察兒答力台三人背約帝怒盡奪其所獲分之軍中初脫脫敗走八兒忽真隘旣而復出爲患帝帥兵討走之至是又會乃蠻部不魯欲罕約朶魯班塔塔兒哈答斤散只兀諸部來侵帝遣騎乘高四望知乃蠻兵漸至帝與汪罕移軍入塞亦刺合自北邊來據高山結營乃蠻